天府廣記

帝王廟

帝王廟在阜城門內大市街之西永樂遷都北京諸祀草創惟帝王無廟嘉靖十年中允廖道南請改大慈恩寺與辟雍以行養老之禮撤靈濟宮徐知證知諤二神改設歷代帝王神位仍配以歷代名臣禮部覆言今國子監乃祖宗以來臨幸之地恐不必更革梵宇舊址重立辟雍惟都內毒佛寺像元人淫制欲壞風俗相應毀棄靈濟二神當時已當罪名敕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以改設帝王廟宜擇地別建得旨邪鬼淫像可

伎毀之帝王廟工部其相地卜日與工于是工部鏟毀淫像舍
宮相擇帝王廟地因皇城門内保安寺故址舊為官地改置神
武後衞而中宮隙林衞其餘為私宅地勢整潔且通西壁可睹
遷而爲新之詔可遣工部侍郎錢如京提督工程名景德崇聖
之殿東西兩廡南砌二燎爐殿後爲祭器庫前爲景德門門外
東爲神庫神廚宰牲亭鐘樓又前爲廟街門東西三坊曰景德
洪武元年祀三皇用太牢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四年令
天下立三皇廟歲春秋祭已而發於陵是年命禮官奏考古
帝王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名臣從祀六
年上從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合祀非禮乃別立帝王

廟同堂異室祀三皇五帝禹湯文武漢高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祭於陵七年塑帝王袞冕坐像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服二十年以武成王從祀去王號二十一年禮官擇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請從祀上曰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宜祀木華黎罷安童并伯顏阿术勿祀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又曰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也可勿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於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帝又增帝王壇於大祀殿以孟春從祀天地惟仲秋祭於廟嘉靖九

年罷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上不從令建廟京師以藏仲春秋祭罷南京廟祭十年春祀之文華殿是年廟成殿中奉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東奉安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西奉安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又東奉安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又西奉安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東廡則風后臯陶龍伯益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為一壇西廡則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為一壇東之次則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許遠為一壇西之次則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

張廷木華黎為一壇從祀是年上親祭修撰姚淶請罷元世祖并從祀之臣木華黎等禮官議不可給事中陳棐復言之乃罷凡歲仲春秋太常寺題請遣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凡子午卯酉之秋上傳制遣樂舞生祭於陵其年罷秋祭昔人議罷唐高祖而祀太宗為非者謂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義旗之初皆由帝旨大郎二郎尚未軒輊及入關東討秦王力雖多然身係嗣亂何殊將帥禁門之舉不無遺議焉而遽謂功盡彼出罷父祀子豈無知至于從祀云者以臣事君耳中興諸君未聞俎豆而其臣儼然且仲通列於見知甘盤稱為舊勞梁公之伐遠過西平淮陰之冤有同武穆而舍

彼取此義後何居也

附載

幽州古有虞舜廟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八月重修韋稔撰頌顏頵楷書其碑至元時尚在傳以為顏真卿書謂之復廟碑元人秋澗王惲有大都復虞帝碑記甚著靈異

元世祖廟在皇城西金城坊洪武十年以世祖有功德于燕土不可絕其血食命建廟有司歲時致祭正統四年五月復命順天府重修至京師帝王廟始罷其祭

三皇廟在太醫院之北名景惠殿永樂中建前為景咸門門東為神庫西為神廚中奉安伏羲神農黃帝皆南向以句芒

祀融風后力牧氏配以僦貸季鬼臾區天師岐伯俞跗白高
少俞少師相君太乙雷公馬師皇伊尹神應王扁鵲倉公淳
于意張機東齋王叔和華陀皇甫謐巢元方抱朴子葛洪真
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啟玄子王冰錢乙朱肱劉元素張元
素李杲朱彥修兩廡從祀歲仲春上甲（甲屬東方太取生氣）日太常寺
題請遣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仲秋上
甲如之嘉靖初復建聖濟殿於內以祀先醫春秋祭同三皇
而以太醫官主之二十一年以太醫院廟制湫隘肅請命展
拓今廟隨從禮官議增從祀僦貸季等二十八人隆慶四年
禮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繼天立基功在萬世詎止一醫道

國家既祀於歷代帝王以明正統之有自又祀於文華東室以遡道統之相承可謂禮義備具矣乃又雜之以醫術之流使其俎豆不亦瀆而褻乎又配之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妄取義乎且公署中止宜有祠不宜有殿景惠殿之設於醫院已非其地矣而況聖濟殿之所祀者不過先醫遣祀者不過醫官耳乃醫院則祀以三皇遣以部臣何內外互異而輕重失倫也臣愚謂宜存其祠宇裁其瀆祀俱遣太醫院官止祀先醫一如聖濟殿之禮於名義為稱可以遵行尚書毀上僭覆從其言

文廟

文廟在城東北國學之左元太祖置宣聖廟於燕京以舊樞密院為之成宗大德十年京師廟成明太祖改為北平府學廟制如故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仍改稱國子監孔子廟尋建新廟於故址中為廟南向東西兩廡丹墀西為瘞所正南為廟門門東為宰牲亭神廚西為神庫持敬門門正南為外門正殿初名大成殿嘉靖九年改稱先師殿廟門為廟門萬曆二十八年廟宇易以琉璃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

洪武定大成文宣王木主長三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五分嘉靖中定至聖先師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

四配

復聖顔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木主洪武制各長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尺濶

五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嘉靖中改各高一尺五寸濶
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赤地墨
書啟聖公神上與四配同

十哲

先賢閔子損　　冉子耕

冉子雍　　宰子予

端木子賜　　冉子求

仲子由　　言子偃

卜子商　　顓孫子師

木主洪武制各長一尺九寸濶四寸連座共二尺五寸嘉

碑改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

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東廡從祀

先賢澹臺子滅明　原子憲

南宮子适　商子瞿

漆雕子開　樊子須

公西子赤　梁子鱣

冉子孺　伯子虔

冉子季　漆雕子徒父

漆雕子哆　商子澤

任子不齊
奚子容蒧
句子井疆
公祖子句茲
燕子伋
樂子欬
公西子輿如
陳子亢
步叔子乘
先儒左子丘明

公良子孺
顏子祖
秦子商
縣子成
顏子之僕
邽子巽
公西子蒧
琴子牢
伏子勝

高堂子生
后子倉
董子仲舒
王子通
歐陽子脩
胡子瑗
司馬子光
程子頤
楊子時
羅子從彥
陸子九淵
朱子熹
真子德秀
許子衡
陳子獻章
王子守仁

西廡配祀

先賢宓子不齊
公冶子長

公晳子哀

司馬子耕

巫馬子施

曹子卹

秦子祖

穰子駟赤

公夏子首

公子肩定

罕父子黑

左子人郢

高子柴

有子若

顏子辛

公孫子龍

顏子高

石子作蜀

后子處

鄡子單

榮子旂

鄭子國

原子亢
叔仲子會
孔子忠
秦子非
顏子噲

先儒公羊子高

毛子萇
杜子之春
胡子瑗
張子載

廉子潔
狄子黑
施子之常
申子棖
穀梁子赤
孔子安國
韓子愈
周子惇頤
程子顥

胡子安國　張子栻

李子侗　呂子祖謙

蔡子沉　薛子瑄

胡子居仁

先賢木主洪武制各長一尺七寸濶三寸連座共二尺一寸嘉靖改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先儒木主洪武制同諸賢嘉靖改各高一尺三寸濶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孔子廟祀自漢晉及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宋真宗加號至聖元成宗始加號大成洪武

初上如江淮府及如南昌皆先謁文廟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
丁傳制遣官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
終獻四年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
孔子不以古之禮祠孔子褻祀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
異也古者主人西面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
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
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古者木主
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菆無設象之事
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先聖東北莞席尚稀地而

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爇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重薌代之非循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已廢烜當之非禮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闕

宜若七十二子止于國學設之庶幾不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
先聖孔子以顔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祀顔之宗莊老賈逵
之忌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
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禹不先
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
回參伋坐享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奚倫莫此爲甚吾
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
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
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
製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

雖存而儀注皆不可改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獻後各歆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惟其頒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儕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謂之先

師以祀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是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更定釋奠祭器禮物器用磁牲用熟丁祭樂六奏籩豆各十撤盥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上曰我閱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六年學士承旨同侍講學士韶鳳上釋奠樂章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史陳寧釋奠胡丞相言誠意伯不陪祭顏受胙上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初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月尋坐不敬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仲丁上既作文廟廟成遣官以太牢祭遂視學釋奠詔天下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正嶽鎮海瀆城

隍忠臣烈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如
故十七年議大成樂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
縣學式於府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進董仲舒
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先師尋建廟京師八年正文廟聖
賢繪塑衣冠
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二年進胡安國蔡沈眞德秀
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其產者以所產代八年
從輔臣楊士奇議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
景泰六年加太學兩廡祭物
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沈崇安伯德秀

浦城伯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干羽居上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周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孔子冕旒英宗不允今考神聖廣運乃伯益伯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擬議

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宋訥碑文曰像不土繪身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籩豆佾舞之數成憲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常考正從之謨又以請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典籩豆

佾舞從洪議言

弘治元年上視學從吏部尚書王恕請釋奠用太牢加幣致齋一日是年諫官請罷況融揚雄進禮部侍郎薛瑄下禮官集議言雄已黜於洪武時瑄無著述況等有羽翼聖經功遂已當是時學士程敏政言融衡戴聖劉向逵何休王肅預入人宜罷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宜祀於其鄉況雄實相栢仲舒者併欲黜況宜也申棖申党本一人宜從棖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宜祀瑗於衛祀放於魯寮及冉何宜罷禮祀傳于后倉與王通胡瑗皆宜祀顏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祠廟中祀啟

聖王以祀國公無由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鄒國公孟孫氏配
永年伯均獻靖公松從祀下禮官議不可遂已彬陽何孟春言
七十子有公孫尼子者作樂記緇衣宜祀歆政不及尼子何
也或曰尼子即龍也四年祭酒謝鐸疏請黜吳澄進楊時不
報八年大學士徐溥又言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黜其新經
有衛道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上從
之追封時將樂伯從祀十四年謝鐸以侍郎領祭酒事又言
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配享堂上而其父列廡下非
禮宜於闕里別廟祀叔梁紇而以路皙子魚配吳澄宜罷禮
官不合遂已

嘉靖九年欲改文廟制度上自作正孔子祀典說下禮部送
史部而爭者紛紛大學士張璁復上疏并撰為或問以進於
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為復聖
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神位十哲以下凡及
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申黨申棖二人疑無據以論
語為証乃存棖去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
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從祀林放蘧
瑗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令各祀於鄉后蒼王通歐陽修
胡瑗四人增入從祀用故唐事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之言
也尋用行人薛侃議增陸九淵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

仍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時徐階疏辯改號易
像為非宜帝怒切責之既而復疏曰聖諭洋洋非臣所能窺
測上謂其說侵謗延平府推官且立候人碑十一月奉詔行
兩京國子監責令祭酒等官通行改正以稱崇儒重道之意
於是車駕重幸太學仍行南京遣官祭焉
隆慶五年言官以薛瑄請下禮官議進瑄先是隆慶元年言
者並請新建伯王守仁翰林檢討陳獻章從祀議未決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言官復以陳獻章王守仁從祀請併議
布衣胡居仁及諸儒十輩下禮部會九卿科道儒臣議衆論
俱屬居仁而多詆獻章於守仁更甚禮部尚書沈鯉據衆論

具疏曰從祀一事持久不決必煩廷議者則以在廷之臣可以盡天下之公議而衆言僉同人品自定所以要之於歸一之論也今預議諸臣舉從祀者莫不以胡居仁第一即有次及居仁與其不舉者亦已無異議及臣等考其平生與其論著亦大都淵源孔孟純粹篤實一時名士如羅倫張吉婁諒周瑛高明賀欽羅欽順張元禎之類皆極口稱之比於薛瑄而以其論著與瑄之讀書錄並傳焉斯其為孔子之徒已彰明較著有歸一之論矣如蒙俯賜采納容令臣等以居仁行實撰議上覽特允從祀自足以仰承德意增重儒林豈必求備蓋我明道化翔洽人文輩出二百年間侑食孔廟者僅薛瑄

一人誠慎之矣今距祀壇之後未二十年而又得居仁與之並
祀亦所謂旦暮遇之比肩而立者雖一人不可謂少也至
如守仁之學在致良知獻章之學在於主靜皆所謂豪傑
之士但預議諸臣與之者僅十三四不與者已十六七又一
時與議之臣亦多有耆舊老成直諒多聞之士而不皆爲二
臣左袒者是與論未洽而爭久論定向非其時也如皇上以
我朝人文遠軼前代不宜寥寥爲甚是臣等竊居仁而祀不
可謂寥寥矣蓋隆古以選士之以行誼道德今聞尺世皆非
托之於顯位則托之於門閥非托之於文章則托之於勲業
順風疾呼敵聞易達所藉然耳如居仁者固深山窮谷之士

而市大常帯之夫自非其德有過人負一代之斗山於當世
雖擇地而趨嚱心而語其誰為傾耳而聽正目而視者惟皇
上超然遠覽拔之於儔伍之中崇之以宗祝之位則日月之
光賁及豊蔀雖在齊民無不興起比于祀璦尤為盛事爾臣
等之所謂一不謂少也至如蔡清羅倫章懋黃仲昭陳真晟
呂柟羅欽順鄒守益中間或未有專祀者乃望推廣德意專
祀於鄉通候論定之日另議從祀則仁至義盡真可謂天下
萬世之法而薪櫄之道以光蘋藻之禮不濫一舉而二物具
矣疏入不報
大學士申時行等內主守仁具揭言詆訾守仁献章皆謂各立

門戶宗旨近於禪學耳夫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蓋今之儒者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博物洽聞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請併祀上以中旨予之先是集議守仁從祀陸伯宗樹聲持之甚力浙人闈大臨曰朝廷不難以伯爵予之何况廟祀陸曰伯爵一代之典從祀萬代之典人服其言又徐宗伯學謨識餘錄曰嘉靖中令廷臣議兩廣總督王守仁功罪吏部尚書桂萼奏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學

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敢於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其門人為之標榜至於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聖聰處於無忌憚矣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於逆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聚兵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係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沒後恤典俱不准給都察院仍榜

諭天下敢有建襲邪說累於非聖者重治不饒臚廷議輒論
頓公即守仁後生亦難逃責守仁固一代豪傑功自難泯第
學則有疵致良知之說非但闢朱子格物之論而於孔子博
文約禮之教亦大悖矣蓋襲兩方之餘緒以誘惑愚迷也旨
中累於非聖語豈非萬世之公往哉頃躋從祀當事者爭心
皇祖之訓疑所謂盧學附和者其徒方盛不得不爲焉穿訓
傳耳或曰出自内旨閣臣將順之耳其故不可得而知也
崇禎十四年八月諭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
全其中作述傳註引証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
邵子爲多可見理學大明於宋而周程等諸子大賢哲大學

聞大有功於世道已昭然天下萬世矣然與周秦漢唐等諸
儒並稱先儒竊謂不妥但位次題稱遵行已久有不可輕率
更改者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着禮部翰林院太常寺國
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慎察來看禮部會議宋儒周惇頤
首倡絕學朱熹大集儒成程顥程頤張載邵雍皆弘闡聖真
力闢邪說使在七十子之列實可入室升堂誠宜進稱先賢
以彰命世又察得漢董仲舒生秦火灰燼之後主契天人隋
王通當六朝喪亂之儒獨提性教唐韓愈起衰振溺斥佛尊
聖亦皆一代真儒千秋特稟若並稱先賢之號似亦無復間
上命候旨行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春祭遣大學士魏藻德行禮是日天氣晴明臨祭各官甫就拜位大風忽起殿燈燭盡滅定下松檜作怒號聲黃沙如雨下竟不能行禮而罷按元世宗以宋小黃門李邦寧爲允丞相釋奠孔廟方就拜位亦有異風之變夫子在天之靈赫奕如此

廟祠

京師佛寺道宮鴟吻相望皆淫祀也律以聖王之法宜去
付之祖龍矣故不具載而以正祀名賢之廟祠領祭於太
常京府者載焉

都城隍廟在都城之西永樂中建中為大威靈祠後為寢祠左
右為二司兩廡為十八司前為闡威門外左右為鐘鼓樓又前
為順德門又前為都城隍門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按洪
武二年以國禮有司民之祭封京師都城隍祭之三年正城隍
神號去封爵命春秋從祀於山川壇三十年改建廟詔劉三吾
曰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監察民之善惡而禍

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僥倖而免其害所由於由二十一年復以從祀大祀殿罷山川壇從祀歲仲秋日遣太常官祭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宋趙與時辨其非以為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李白作韋鄂州碑有城隍又杜牧刺黃州韓愈刺潮州迴信陵刺舒州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然矣而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春秋傳鄭災祈於四鄘宋災用馬於四鄘皆其証也唐宋不同而道

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於堯矣

漢壽亭侯廟在宛平縣之東初洪武二十八年建廟於雞鳴山祭漢壽亭侯關公羽永樂年廟祭於京師成化十三年奉勅建廟於宛平之東中塑神像前為馬殿外為廟門京師謂之白馬廟蓋隋之舊基也嘉靖十年南京太常寺少卿黃芳以漢壽皆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止稱壽亭侯誤矣乃改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歲五月十三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致祭凡國有大災則祭告

公於後主景耀三年追謚壯繆侯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高宗

建炎二年加封壯繆義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勅曰
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荊門
軍當陽縣列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
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之祭若或見於熏蒿悽
愴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歆王封
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
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右
牒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萬曆四十二年秋奉勅
晉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真居雲長本字
長生雲長其別字也公忠貫一時氣蓋千古封之為王宜公

之志至曰眞君蓋不可闕於公也明翰林焦竑正陽門廟碑文曰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矣廟祀遍天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斯得之矣

宋司馬智玉泉寺壽亭侯印記紹興中洞庭漁人獲壽亭侯印乾以爲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吏不敢留移文公安送還侯廟印匣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而兩相貫上有一大環鏈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庵眞慈摹畫印狀具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即畱方丈光發於函煇燭楹廣寺有仁宗皇帝所賜龍骨龍角二物宜與印同藏名山永爲鎭寶焉予與元庵爲方外遊遠訪雲蹤悉所經見故得而

詳之

關前將軍贊曰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虛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牋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閒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昔山嶽澄如昔川流而炳如昔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古萬而猶神也耶

狄梁公祠在昌平舊治北元成宗大德二年因舊基重建學

士宋渤爲記明正統十三年更新之命順天府歲時致祭
昌平令有老媼泣訴虎害其子仁傑爲文籲神未幾虎伏
階下乃告於衆而殺之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
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
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
之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
於袍以旌其忠
范文正仲淹曰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
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
陟屺傷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所謂與吁嗟乎孝之至

也忠之所由生乎

宋丞相文信國祠在順天府教忠坊學宮西乃元之柴市 公授命所也祠乃元時所建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謂天祥忠於宋室而燕京乃其死節之所舊有祠不稱請加修葺從之正統七年府尹王賢奏宋丞相天祥元時塑像用儒士服宜令禮部考宋時丞相冠服改塑從之萬曆庚辰督學商為正遷祠於學宮之東江右士紳即其地建懷忠會館祠堂三楹前為門又前為大門

元人王惲記曰至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國兵自陽邏洑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子為陳宜中文天祥張

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有黑龍見因改號景炎十六年爲師
臣張弘範滅於崖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土牢欲出
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於燕南城柴市
元人吳萊曰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
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
購募義徒畔吡洞丁遶韓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
驍將大衣冠指麾眾皆詣闕感泣求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
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桔槔一路張彥
提重兵屯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栅橋首尾不救
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弃聊攝援報

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至行都而獨松隨已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叅其守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逆收集散亡無兵無粮天下大勢去矣宗伯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專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徽其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

其書大畧如此

趙弼作文山傳云公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

不翔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聞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埽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滚石不能啟目俄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微開霽

元人鄧剡贊曰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附張千載字毅甫文公友也隨公至燕僦居公舘小樓之傍日以美食進之公既受刑潛造一櫝藏其首訪歐陽夫人於

俘虜中得其尸丈之拾骨并攜南歸付其家張公宜附祀祠中

又載謝公枋得至燕死於憫忠寺按謝公為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強之北行自離嘉興輒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比至燕居憫忠寺問太后既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將藥雜米飲進之怒擲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子護骸骨歸燕京少宮一祠

于少保忠節祠在崇文門內東裱背巷公故賜宅也祠三楹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塑公像危坐歲春秋遣太常寺官致祭

公被刑于天順元年復官於成化二年賜謚肅愍於弘治三

年改諡忠肅於萬曆十八年

公被刑日陰霾翳天京師婦孺無不潸泣夫人流山海關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兩目黯然借汝眼光見形於皇廟次日夫人目失明會皇極門災英宗臨視公現形火光中上惻然知公冤詔放夫人歸眼明如故

當時殺公誣以迎立外藩王文極口辨公但云召親王非金符不可符在何必辨時印綬監諸璫檢閱各府金符具在獨無襄府者驚懼欲死閱一退閒老監云是宣廟上賓時老娘娘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召襄王取入三楊議不合而止符晋後宮老娘娘張太后也于是啟而得之符在暖閣塵積

李廌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鑒生平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
萬古英靈之氣後追録坡公制詞中全用之憲宗朝追録于
少保亦全用此語尤確

陳繼儒云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名
勤王之師也先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
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宗社之神靈吾國已
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能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
見廉頗傳秦王逼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

會遏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敵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

萬曆十八年撫臣溥孟奏太傅于謙社稷名臣被誣受戮得謚肅愍于謚法似未盡協欲改謚忠愍以慰九原部覆謂有鞠躬報國之節有定傾保泰之勳第當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合將肅愍二字并為更擬報允後更賜曰忠肅

天府廣紀卷之十

官署

志中載官署其地因附載其職事遼金元官署不可考今所知者順天府元之大都路總管府也國子監金之樞密院也翰林院元之光祿寺也其餘不可考矣明之官署辨事於內者曰直房辦事於外者曰衙門隨其地而列之

大學士辦事內閣在午門內東南隅外門西向閣南向入門一小坊上懸聖諭過坊即閣也初制規模甚狹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傍四間各相間

隔而開戶於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勅房裝為小樓以
貯書籍閣西制勅房南面隙地添造捲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
而閣制始備

職事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
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
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
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凡
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
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
劑為平允乃行之凡東閣出閣講讀須其事敘其官而授之

職掌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
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為凡國書繙寫雜
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巡行凡累朝御筆實錄寶
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勘皆具由狀而敘述
上請為凡禮部會試廷試貢生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吏
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
文玉牒講章碑碣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
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並夷番揭帖紀功勘合
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旨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凡入
內閣曰直文淵閣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兼入內閣者

不得與机務雖蹈修贊善等宜有入内閣者亦得預机務
洪武元年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
參知政事二人以宣國公李善長為左丞相兼少師統六部
事三年召山西參政楊憲為右丞相陝西參政汪廣洋為左
丞相已善長封韓國公進太師廣洋封護軍忠勤伯後以胡
惟庸敗善長等皆坐累上御奉天殿勅文武群臣言自古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
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自今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
之以後嗣君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者文武群臣即

時勅奏虜以重刑命翰林春坊官入省詳諸司奏啟平駁之平允則列名封進署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進其時召耆儒鮑恂張長年俞銓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而命吏部尚書邵質檢討吳伯宗為華蓋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典籍吳沉為文淵閣東閣大學士皆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永樂入踐極始開內閣于東角門簡翰林侍詔解縉為侍讀中書舍人黃淮王府審理楊士奇為編修進修撰胡廣為侍講編修楊榮為修撰戶科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知縣胡儼為檢討入直文淵閣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禮賜賚與尚書等至洪熙初

設謹身殿大學士既又建弘文閣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
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閒
楊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命學士傅旨
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注之尚書蹇義舉學錄楊敬訓導
何澄敦寔即授敬編修澄給事中皆直弘文閣於是兼蓋謹
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俱有大學士
永樂初建內閣於東閣門內以解縉等七人在閣辦事以備
顧問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官止五品是時尚沿國初之舊
至仁宗朝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加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
大學士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學士溥為太常

卿兼翰林學士 蓋以東宮舊恩非例也後楊榮陞尚書授以工部蓋不欲以兼官壓六卿之上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以九年考滿陞禮部尚書至英宗時復命入閣故宣德以前內閣與外九卿為平交執理持法不相領是宣德以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以九歲登極事凡啟太后太后避專令內閣議行此內閣票旨之所由始也及楊榮卒於正統五年楊士奇卒於正統九年楊溥卒於正統十一年則漸改於其舊及景太易儲之後雖天子亦藉內閣以為己用但其官品如蕭鎡江淵許彬王一寧商輅等皆不脫學士之銜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薛

瑄由大理卿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成化弘治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陞尚書則無入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瑾以其私人焦芳吏部尚書入閣蓋以外察之首而入主中秘之權至張敬孚張居正則直以相體自尊危坐諸卿之上而名委之然兩文忠雖好高不懼絕利一源乃其具美

閣員初無定額洪武初吳宗伯 以武英殿大學士復為翰林院檢討永樂初王文忠以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 王直入內閣書机宜奏疏五年陞修撰十四年進侍講入閣在先授官在後嗣後始以翰林院御直文淵閣然惟胡文穆靖修撰楊文敏榮編修彭文憲時商文毅輅 以修撰其他黃文簡淮

以中書舍人楊文貞士奇以齊王府審理副陳汝靜敬宗張子玉瑛以鄉舉金文靖幼孜以給事中胡若思儼以桐城知縣俞綱以審理權謹以光祿署丞徐武功有貞於都御史李文達賢於主事王毅愍文薛文清瑄以御史高文義穀于中書舍人劉宇曹元以知縣袁榮襄宗皋以長史楊文襄一清以總督張文忠璁方獻夫桂萼二文襄霍文敏韜於主事席文襄書以戶侍許文簡讚以吏書夏文愍言以給事中皆不由館選自後會推內閣冢宰掌院必列名至崇禎朝遂定為故事每次枚卜必內外兼推

初設內閣楊文貞士奇列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加至少卿

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三官時蹇忠定義以少師為冢宰朝廷不欲文貞班居其上以存冢宰之體也陳芳洲循雖兼五官亦止戶部尚書後李文達賢於吏侍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時商文毅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首遂為首輔故事

內閣外出者永樂中解縉為廣西參議胡儼為國子祭酒宣德中張瑛陳山以干請詔司改瑛為南吏部山專教內書堂景泰中江淵出為工部尚書俞綱出佐兵部許彬出為陝西參議徐有貞出為福建參政天順中岳正謫為欽州同知後復官止於翰林供事皆不復再入

預閣務不居其職者蹇義以吏書夏元吉以戶書朝夕備顧

閣擬旨然不與閣職

以他官兼大學士者如楊士奇以禮侍兼華蓋金幼孜以戶侍兼武英陳山以戶侍兼謹身張瑛以禮侍兼華蓋黃淮以通政使兼武英楊榮以太常卿兼文淵徐有貞以武功伯兼華蓋

殿閣大學士自相兼者如陳循以華蓋兼文淵高穀王文以謹身兼東閣胡廣楊榮金幼孜以文淵兼翰林院學士其內閣諸殿次第自正統間始定其兼銜次第自天順間始定然或以所兼保傅為等級或以部分為後先如楊榮以太子少傅謹身位少保黃淮武英下陳山無兼官以謹身位少保黃

淮太子少保金幼孜武英下少保黃淮太子少保金幼孜以戶部尚書位少傅兵部楊士奇下金幼孜又以戶部楊溥兼兼官以禮部位工部楊榮下王文以少保吏部位戶部陳循工部高穀少保太子太傅下皆取其所兼保傅為次序也張瑛以禮部華蓋殿位戶部謹身陳山下此則以部分為次序也

內閣之職同於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擬而不身出與事知高公拱之兼掌吏部趙公貞吉之兼掌都察院孫公承宗兼掌兵部具出而啟事入而調旨然惟高為首相二公皆非也事寄雖重然猶判然而署僞天順間命徐公有貞考察方面嘉靖間命李公本分別尚書至大小九卿去留張公璁奉勅

肅清百寮韓公爌分別逆党則政自閣出矣然張公椎掌部察院事李公国冢宰李公默得罪去亦未可全謂之政出於閣也政出於閣者獨前武公與後韓蒲州

内閣出為六卿者皆不帶閣銜即出將如楊公一清自家起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三邊奉詔而出閣九邊如翟公鑾亦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唯華蓋殿大學士張公璁以原官掌南京吏部然謫之也文淵閣大學士孫公承宗則亦以原官督理遼薊津登軍務自遼累官至少師中極殿則出將入相者本朝唯中山高陽二公而已然中山帶相御而實不與机務則又以高陽獨也

文淵閣未有言掌者徐武功有貞以輔臣領之遂改為掌文淵閣王世貞譏之以謂文淵閣不可掌也吏部左侍郎李賢為太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則又不止武功事也又考解大紳縉入閣居七人之首其繫銜亦曰掌文淵閣事則又不始於武功也

閣臣俱同知經筵此近事也景太初江淵商輅與陳循高谷同在內閣陳高二人同知經筵而江商二人止稱兼管經筵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玉箸篆凡封進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行內閣亦止稱翰林院凡內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斜摺其本僉官銜則發科

抄行上務臣恭則不送科發抄

崇密文書一小匣在几上鑰之而不令大學士莫出鑰其門

題懸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舊規不得塞大皆出食於

外宣德時始令置廚庖會食中堂

舊制輔臣在直辰入申出率以為常崇禎壬申後必二鼓始

出及乙卯遂至四鼓始出間有徹夜者周宜興至始議輪一

人宿精微科科候傳票精微科九間在午門外西廡其南兵科

直房也

東閣在大館之下初時不設官後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

專管文武誥勅事在正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

石渠實咏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吳一鵬溫仁和當以禮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之文宮閣臣首正而已

閣下稱中堂者宣德以前閣下中書同處一堂所謂西房即文淵閣也閣下居中中書居東西兩房各辦其事已撤內庫十間以西五間居閣下謂之文淵閣以東五間藏書籍而東房中書亦遷居之故以閣下稱中堂而東西非房矣猶稱兩房者沿舊名也

制舊紅本到閣首輔票擬餘唯諾而已崇禎中御史倪元珙疏請分票其後本下即令中書分之首輔之權雖稍分然亦

火之端啟而中書之弊種種矣孫高陽承宗曰閣体重首輔其閣事揆策主之首輔當予陪末綴每見上傳首輔主裁語不及次首輔即賢次輔以下豈無一得當上或閣與首輔相參差而兩意各主朝士之從意者遂分蓋自古分合之議竟與國運相隨也又曰朝廷生殺予奪之權閣臣不顯操而賢者得君以行其公遂能任生殺予奪而天下治不肖者得君以行其私亦能竊生殺予奪而天下亂故閣臣不必有權而有其任

何良俊曰唐宋設官並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曰尚書省中書省則置中書令而中書侍郎

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皆其屬也門下省則古唐虞納言之言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則置僕射侍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常侍散騎常侍給事中皆其屬也尚書省則置尚書而六曹皆設子部其屬則選部考功儀部駕部金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之類皆設郎中員外郎是也凡朝廷有大政令則由門下省奏工發中書省看詳仍發門下省下尚書省施行故尚書拜相則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是也當時政体互相鈐轄事權常分使門下尚書二省堅持官守不相阿從則宰相之權初亦甚輕但看詳由於中書則主張庶事皆由其手其權安得不日漸隆重哉故吾宋時即有宰相

如元戴盧杞秦檜賈似道者蓋由此也近時各部之事皆懷於
命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與閣然後注選此
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
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
去者

列輔起家考

洪武九人先置中書省十五年始置殿閣胡惟庸以上俱中
書省

李善長　　　　　徐達　俱翊運勳佐

汪廣洋　令史　　胡惟庸　寧國縣知縣

吳澄 侍制

宋訥 助教

朱善 豐城縣訓導

按十五年徵耆儒鮑恂全思誠余詮張紳張長年諸閑俱命

授文華殿大學士固辭謹列銜未入閣故不載

永樂七人

解縉 中書庶吉士

胡廣 修撰

楊士奇 吳府審理名寓以字行

胡儼 華亭縣教諭 鄉科

吳伯宗 禮部員外名祐以字行

劉仲質 宜春縣訓導

黃淮 中書

楊榮 編修

金幼孜 給事中以字行

洪熙五人

楊崇見前

黃淮見前

楊士奇見前

金幼孜見前

權謹安樂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崇見前

金幼孜見前

楊溥編修

張瑛寧州訓導

陳山奉化縣教諭御科

正統八人

楊崇見前

楊溥見前

陳循 修撰
馬愉 修撰
高穀 庶吉士
景泰七人
陳循 見前
彭時 修撰
俞綱 郕府審理
王一寧 吏部主事
王文 御史
天順八人

曹鼐 修撰
苗衷 編修
張益 庶吉士

高穀 見前
商輅 修撰
江淵 編修
蕭鎡 編修

彭時 見前
許彬 庶吉士
李賢 吏部主事
岳正 編修

成化十人

彭時 見前
陳文 見前
萬安 庶吉士
劉珝 庶吉士
彭華 庶吉士

徐有貞 庶吉士
薛瑄 御史
呂原 編修

李賢 見前
商輅 見前
劉定之 編修
劉吉 庶吉士
尹直 庶吉士

弘治六人

劉吉 見前

劉健 庶吉士

李東陽 庶吉士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見前

焦芳 庶吉士

楊廷和 庶吉士

曹元 工部主事

梁儲 庶吉士

徐溥 編修

丘濬 庶吉士

謝遷 修撰

謝遷 見前

王鏊 編修

劉宇 上海縣知縣

劉忠 庶吉士

費宏 修撰

靳貴 編修
楊一清 中書
蔣冕 庶吉士
毛紀 庶吉士

嘉靖二十七人

楊廷和 見前
費宏 見前
蔣冕 見前
謝遷 見前
楊一清 見前
毛紀 見前
袁宗皋 興府長史弘治庚戌進士
石珤 庶吉士
賈詠 庶吉士
翟鑾 庶吉士
張孚敬 南刑部主事原名璁
桂萼 丹徒縣知縣
方獻夫 庶吉士
李時 庶吉士

夏言 行人

嚴嵩 庶吉士

張璧 庶吉士

李本 庶吉士

袁煒 編修

李春芳 修撰

高拱 庶吉士

隆慶八人

徐階 見前

高拱 見前

顧鼎臣 修撰

許讚 大名府推官

張治 庶吉士

徐階 編修

嚴訥 庶吉士

郭樸 編修

李春芳 見前

陳以勤 庶吉士

張居正 庶吉士

殷士儋 庶吉士

萬曆二十人

張居正 見前

馬自強 庶吉士

余有丁 編修

王錫爵 編修

王家屏

趙志皐 編修

沈一貫 庶吉士

趙貞吉 庶吉士

高儀 庶吉士

呂調陽 編修

張四維 庶吉士

申時行 修撰

許國 庶吉士

陳于陛 庶吉士

張位 庶吉士

朱賡 庶吉士

沈鯉 庶吉士

李廷機 編修

吳道南 編修

泰昌三人

方從哲 見前

韓爌 庶吉士

天啟二十一人

方從哲 見前

韓爌 見前

何宗彥 庶吉士

于慎行 庶吉士

葉向高 庶吉士

方從哲 庶吉士

劉一燝 庶吉士

劉一燝 見前

葉向高 見前

孫承宗 編修

沈潅 庶吉士
史繼偕 庶吉士
丁紹軾 庶吉士
朱國禎 修撰
魏廣微 庶吉士
顧秉謙 庶吉士
張瑞圖 編修
施鳳來 編修
崇禎五十人
韓爌 見前

孫如游 庶吉士
周如磐 庶吉士
朱國祚 庶吉士
朱延禧 庶吉士
馮銓 庶吉士
黃立極 庶吉士
李國㯳 庶吉士
孫承宗 見前

黄立極見前

李國𣚴見前

來宗道庶吉士

李標庶吉士

周道登庶吉士

成基命庶吉士字靖之以字行

何如寵庶吉士

溫体仁庶吉士

鄭以偉庶吉士

錢士升修撰

張瑞圖見前

施鳳來見前

楊景辰庶吉士

劉鴻訓庶吉士

錢龍錫庶吉士

周延儒修撰

錢象坤庶吉士

吳宗達編修

徐光啟庶吉士

王應熊庶吉士

何吾騶庶吉士
張至發知縣
孔貞運編修
賀逢聖編修
劉宇亮庶吉士
楊嗣昌教授
方逢年編修
范復粹推官
張四知庶吉士
謝　陞知縣

文震孟修撰
林　釬編修
黃士俊修撰
傅　冠編修
薛國觀推官
程國祥知縣
蔡國用中書
姚明恭庶吉士
魏炤乘知縣
陳　寅庶吉士

蔣德璟 庶吉士　黃景昉 庶吉士
吳甡 知縣　魏藻德 修撰
李建泰 庶吉士　方岳貢 主事
范景文 推官　丘瑜 庶吉士

謝陛劄曰本朝列輔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方則淳安之商漷縣之岳博大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之蔣嚴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餘姚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朝甄陶獎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于前代諸人者也至高新鄭張江陵雖各有所短然爲救時名手王山陰沈歸德置身

清白大謹分明雖功業未宏而可以式靡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矣

六科

六科直房在午門外東西相向初在板門內之西與內閣相對所謂六科廊是也以災移外直房洪武初統設給事中六年始分為六科二十二年改給事總敵卓敬等八十一人為士源先是上以給事中數符元士改為元士至是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為上源未幾復為給事中部給事則二十四年所增也吏部禮部兵刑工科各部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由各一人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部十人工部四人蓋隨事

煩簡而設員也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揢吏易奏亂皆得駁封事有關係抄發通部署用參語謂之抄參部覆疏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勝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六科即唐之補闕拾遺宋改補闕為司諫拾遺為正言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閤此最得為政之要至明革中書省乃並諫官裁之惟設六科以掌封駁宣德中廷臣設請諫官不允於是諫無專職此為缺典洪武十三年五月置諫院官左右司諫各一人秩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二人秩從七品是年革中書省並革

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監察御史初亦言事後惟察事至諫院左右諫議大夫左右

司諫左右正言此專為拾遺補闕之官凡奏疏涉彈擊上即
戒諭而不納故觀唐宋言官奏疏雖有可觀後世有糾劾而
鮮規正蓋以言官察官混之為一也
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
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
百九十一事上諭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豈能一一周徧
苟政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謂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
憂將謂四海之憂卿等能各悉心封駁則庶事自無不當此
六科稽查號件封駁奏章之例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諭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處天下之民

有失所者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識達事体者
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則可達
而天下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
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
之此係滿有司授科之例也

永樂二年吕都給事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大体比爾等所
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雜積
累其精力有時而疲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
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此抄參不具題
用印鈐蓋之例也

宣德二年諭六科曰朝廷慮刑獄有冤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托耳目於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忽孤煢惟其所言即時為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畢聞況給事中為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隨用弼無或阿比以孤所任此六科直鼓院之例也

正統中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員缺近遣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正舉得言之況都左右給事中為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資而升

之不亦舛乎此部科不循資俸之例也

成化中諭六部臣曰天下人其汰之若是當行而緩於從容是怠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即明白施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此科抄發部定限之例也

弘治六年諭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才凡百官政滿初任有不當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陞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年有疾不妨管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現任不謹罷軟無爲非本部訪有實跡或有題撫題准只是一處糾擬并兵論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

命略顯著俱留辦事今後三年朝覲之年先期行之撫按二
司考語為憑撫按考方的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定奪
奏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申理其科道官必待
吏部考察後有失當方許指名糾劾此詳後拾遺之例也
崇禎三年上諭六科邇來戎馬倥偬機務煩劇明旨非不森
嚴奉行尚多遲慢欲令計時集事法當委任責成爾等夾衷
六曹舊有註銷之規今合再行申飭各掌印官還秉給事中
一員查理六曹奉旨應行事務某項某日做起某日完結次
第情節勒限奏報少有遲玩立付白簡定行責治如爾等自
隳職掌玩忽不遵或議論紛囂致令掣肘情事一併究處特

諭此六科註銷之例也

附載六科事宜

大學士商輅請以春坊官兼吏科都給事中疏言切照見任春坊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謹存心正直遇事敢言先任刑科衆皆推服今任春坊司直郎雖是美職但節目政務稍簡未足以有用之才置閒散之地況今吏科都給事中張　　久病不出如蒙乞將特旨命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恩出於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効矣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上命林聰

以司直郎兼吏科都給事中

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條議

一吏科當如文選司避嫌夫私干雜受上人之大竊也文選以當銓扃户謝遣之矣吏科則不關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通延迎坦然而不忌於是有關賞議集筐篚交錯之說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

一六科宜禁宴會飲食徵逐昏夜沉酣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仕途聞言此事時時蹙額寔之不識過三爵而去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由飾則人反為臣矯臣請一切謝絕息交而省費

一平内外陞轉科中内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

嶺嶠向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後督撫遂膺臬或至十數年艱窘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即人臣勤忠無亦擢施於政治未為平也臣請循內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為京卿而為卿上者亦使則湖南北少遂其嚮從內外文途畧開等庶為事理之平　一禁臨陛規避陞轉之途本縣資俸而少有更變別營議叢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即告也吏部于覆本部中註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開推補何科陞時照例補之次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從非真病或飲托不避其

銜以杜僥倖而安義命　一復畫卯之例堂上官赴科畫卯此祖制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即各部亦不以為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科尊而不以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廢也宜復其舊　一復賜宴之例也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宴此自來舊禮也兵部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為亢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為自陳三讓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復其舊

禮科都給事中余懋孳請定會試分考疏言房考之設以試卷之多寡為增減自萬曆癸未以前會試止十七房詩經五

易書各四春秋禮記各二自癸未以易卷多遂省書之一以增易房仍十七此分經之定額也十七房用翰林十一人六科三人六部三人此衙門之定額也至萬曆丙戌書卷復多而易不可裁於是增房十八以翰林充是翰林增一人以今議再增一人以禮部充是六部亦增一人矣六部可獨缺乎且如增詩而不增易事有勞逸閲有詳畧士子寧能服也下部議奏旨增科一人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請以署印給事中陪祀疏言按臣科須知一款每歲大祀天地都給事中各一員入壇陪祀又一款如左右給事中署印必先具題方入壇令歲皇上親祀該

科部給事中惠世揚奏命未任郊祀大典臣垣職掌所關而
陪祀之員或於事躰未協今有左給事中臣魏大中見科署
事應否入壇陪祀謹題請旨奉旨准照例陪祀
刑部左給事中左懋第詳察密封疏言奏疏發部有必當密
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於事先而不必密於事後者有當密
於今日而不必密於明日者 如事關兵機方且動於九天藏
於九地何可不密也如警報何邊寇擾某地靜動之情勝敗
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便兵閫備禦
何必密也況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博甚
張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藉口何可密也 如制邊

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邊事已妥矣仍當使朝臣共知其何策以安邊勤遠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賊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勦賊此可密於事先而不可密於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昭示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實此當密於今日而不必密於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為某事某啟便後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當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慎密之事因循沿為故例甚至科錄史館皆不

能敵什襲之藏而畢之而一時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
史何所取裁且謂璽錄綸綍自臣等封駁之臣始矣
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選兩朝禮政言臣等西三科輪直武職
門籍若遇關朝調取長安左右門守衛官收貯各衛門投到
門籍簿扇除公差患病外中有不到者會同題參此從來舊
例也臣今細察武職各衛門簿籍中有填註差病亦有止造
見任見在有差回病痊不填註者又有止填實數不言註籍
者凡有竟不赴會直日該科者臣等每月彙題止據衛官繳
到前月門籍簿扇填註差病字樣恐假差參差有難稽察況
聖壽元旦諸大禮在邇倍宜整肅伏祈敕下該部申飭各衛

門關後凡有事擇應朝參官員務要明白詳註一摺長安門一摺直月該科若有差回病愈故違不填及以寒嗷混入者劉安坐者臣科與直日該科指名參奏庶朝禮肅而人心知

警

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請復接本之規疏言切照本章者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于是寄焉事甚重也臣於年未親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赴接日當晡時內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雁行序立接次捧領依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初入垣接事猶知故適因機務殷繁發無定時於是六曹不復接本或早或暮但遣

會極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直房散與各垣吏役遂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猶必令部堂一員親至垣中畫本筆署小押所以防奸杜弊如此其嚴也況未到科之前收授一憑下役豈所以重王言而尊典制臣並有請者皇上勵精圖治寅畏澄淵凡係緊要本章無不朝上夕報亦有久疏即衷綸音旨或以事體稍緩無妨徐發但非疏之人計日而散賚奏之使延頸以望時日稍稽妄生端寵當此中外多艱正賴臣工黽勉効職倘因此而署位開閉備之漸事體生叢壅之端防患於微貽憂滋大況天下事無大小以敬心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亦急此大局所

以重行健而自強不息也並望採納施行得古各部司官接本并部堂到科畫本原有舊規如何免發閣察議具奏繳歸紅本收發一過下設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旨并議具奏欽本内欽心特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尚寶司

尚寶司在午門外西兵科之上初設符璽郎後改今名設卿少卿丞職在禁庭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内號事而藏之凡寶十日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册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答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詔

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
之寶以識黄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前從駕曰皇
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欽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
袞寶用寶從寶洗寶與印綬監供凡宿守侍衛令牌六號六
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以嚴守衛凡朱字銅符之號四以稽
巡守凡銅牌之號一以稽卒凡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參凡祭
牌之號三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五以肅宣衛以潔祀
壇凡符驗之號五以給傳郵通制命
大學士張治尚寶司題記
尚寶司掌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寶司秩正

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正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皆無常員列署左右掖之内其地至禁密也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為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告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勅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祭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

爲都督日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直五城直選則給令牌虎賁選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鎗矢啟封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勳臣以勳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圜花長花長素之别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驗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操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爲侍從至親近國初頗以文學儒臣

領其職或兼秩焉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勳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他從所出與焉其選至慎也故事曹省皆有題名而寺司缺焉嘉靖丁未余宜東挾嚴者以太常少卿領司事乃蒐諸故牘自洪武而下迄於今得若干人刻其姓名爵里立石于長安之直廬以繼往而昭來也嘗聞子記之治曰寶者人君所以信其令于天下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于後世者也人君之于寶則設官以守之嘗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肖潤於勸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其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

刑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

嗚呼蓋獨尚寶然哉此東樓所謂題名意也

明之各寶皆由尚寶監女官掌之逮洪宝則尚寶司以揭帖

赴尚寶監尚宝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宝三萬餘顆

歲終尚宝司奏進數目

職官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職鐫牌上非官則於尚宝領出出

京及遣轉則繳還唐人百官隨身魚符一右一左左者進內

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宋賜命書者例不佩魚惟而廣賜佩為

之重金

各處總撫總兵參將等官俱請雙馬或單馬或雙船或單船

管驗先將兵部題本得旨車駕司以手本送尚寶司尚寶司

又題本得旨照後緣與勘合趕送印綬監領他日繳納又從

車駕司送尚寶司彙繳

附載煎熬寶色法

大麻子油十八斤　一次下皂角四十五兩　二次下金毛

狗脊九個　三次下白芨十八兩　四次下白礬九兩密陀

僧一兩八錢　黃丹一兩八錢　無名異九錢　茴香二兩

五次下藿香二兩　地蓮衣二兩　甘松二兩　三奈二兩

苓苓香二兩　麝香五個

附載裝璽記

弘治十三年七月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敏等奏據西安府
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狀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
里趙鈐村沿河邊渠泳得一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
於天既受永昌八字背有螭鈕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
連鈕二寸方員一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亮刻劃高古殊
無瑕玷巡撫左都御史熊翀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
該熊翀差官賫進外謹具奏聞
天啓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民耕一叟於務本庄東
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得一玉璽大如斗縣令何可及驗其
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各四寸厚三尺餘重一百一十

而飭之都察院副都史趙濱河南經略袁潮曰袁璽之不足
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經內道路喧嘩流聞禁闈既不忍
遷瘞地下又不敢私人潤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涉貢媚非
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德不在此臣雖什襲進之
皇上且無礙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上昔者王孫圉不
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臧僖伯猶知尊賢理善懼史
冊況於聖明之朝全盛之世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
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曾于汴等疊劾奏公白
首魅艾又有一斤不還之詞臣久錮不起之堂謙思皇多士
國之寶臣不能挽回天聽況致明廷從獻符貢璽歟七十二

代之詠事臣竊羞之伏望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寡
慾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靈祠遺野之名賢急為賁進
玉瓚藏於清朝瑚璉貢於明堂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
寶藏璽夏為玄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其眞偽豈足
論哉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偽為之其不足重明矣囊中所
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輟耕錄所載秦璽規製不合僅賞軍
人毛志學銀五兩此弘治之所以為弘治也河南所獻上之
貴進天子親御文華門並貯御前逆閹魏忠賢手捧之憑軒
頒示群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此天啟之所以為天啟

也經公一派悵哀千古矣丁酉六月還書得中書謝從寧所藏弘治時篆文又於廣東陳山人處得天啟時璽文裝爲一冊記其事於後遐谷記

中書科

中書科直房在午門外之西初中書省設置省舍人後並省爲科定中書舍人二十人無正貳印爲資深者掌書誥勅冊符鐵券凡草請翰林院定誥諸內府左券堂請贈詔占參道法座凡誥勅勘合籍以急就章爲號凡誥勅之號四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字文以千號爲滿滿則續所與司天子詞命親王郡王并妃初膺封號合受金銀冊則

書之自郡王以下至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下鄉君命給誥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受封爵合給鐵券凡勳戚內外文武官應給勅命誥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員與翰林史官上殿東西班對立凡東宮節令朝賀定擬二員文華殿導駕侍班凡會試一員入場收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饌與翰林院官坊局尚寶司六科同為侍從之臣諸司無相並者其地最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纂修書成被恩典者乃得之監生生儒雖有勳勞大臣暨宮僚講官有子孫宜承廕敘奉特旨者乃得之至文華殿門東房別設中書舍人以直職專奉旨書寫書籍等項武英殿門西房別設中

書舍人分直職掌表章寫裝冊寶圖書等項內閣誥勅制勅
二房中書不隸中書科
天順六年九月中書舍人楊貴芳言舊時誥勅勘合字號用
王明禮字遞封用文行忠信字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禮智
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新製武官誥命勅編用二十八宿字
續編用千字文永樂三年十一月內以武官誥命二十八宿
字編盡請中書舍人萬善奏請同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解縉等議用百家姓編奏言惟用漢惠親章字合文官
三品以下誥勅十千字號俱已編盡乞勅翰林院別取他字
編號候無患後上命用十二支字編之

內外文武官應給誥勅俱於翰林院領寫其新製武官誥命
自有鐵定誥文請誥續語俱從兵部徑自送貴撰寫
王府誥軸親郡王俱用冊惟親郡王生母封夫人者仍給誥
命雲鳳如意製鎮國將軍及夫人用玉軸輔國將軍及夫人
犀軸奉國將軍及淑人鎮國中尉及恭人俱金軸輔國中尉
及宜人奉國中尉及安人俱角軸郡主及郡主儀賓革軸縣
主及縣主儀賓鄉君及鄉君儀賓俱角軸
文武官誥勅軸套製官一品雲鶴錦夫人雲鶴錦俱玉軸二
品獅子夫人鴛鴦俱犀軸三品四品瑞荷淑人恭人芙蓉俱
金軸五品瑞草宜人四字花俱角軸六品七品安人孺人俱

鸞花為表軸又入品九品官同文則玉箸篆武則柳葉篆品

織花樣引首同新製武官誥軸一品至七品俱鑲邊鸞花引

首抹金軸仍用柳葉篆文今兼用之

石氏外集曰中書舍人以進士起家為此者有官而無署其

俗謂中書科者乃同與六科聯署而借言之實史稱蓋疑不

入此字也其職書惟制宣之時同等御供事蓋尚是政府之

遺派其從引班等職則以補科臣不足亦以聯署而及之耳

從無錄寫之職其以選入制勅房者舊進士亦為之今止以

侍從人之高選其職為草武臣誥命贈卹誥勅諭祭文此外

制也亦不與繕寫其途兩房史館文華殿則以繕寫為職而

武英殿辦事及齋宮仁智殿辦事則且及於畫即古之書畫學又不特繕寫也至於賞入內殿者則借以帶御賞無職掌也銜皆可離事蓋在辦事不在中書也以中書多滿而為內殿中書耳而[內]殿資深者亦有較理書籍之名書不在殿何以得較此欲其名而失實也

附識

唐最重誥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

唐制拜官之日即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軸價錢方准書

給賜令之誥勅也宋之制亦然每至宣麻誥告鎖院演綸詞
頭以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明初非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陞遷止奉成命吏部給
書旨意移以咨劄以為遲緩至考滿覃恩方給誥勅以獎其
成
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請寶為言著所糾然應制
皆名手書如顏魯公自書告身朱巨川一人而顏魯公徐季
海俱為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即當制者書字兼真行草
得歐蘇便奉為寶
崇禎元年上諭近來誥勅文字繁稱過情殊為非体以後撰

擬不由詞臣撰寫不由中書省供奉者實虛設

光祿司

光祿寺在皇城東華門內初為宣徽院尚食尚醞二局總此先祿寺掌祭饗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凡祭祀請眡牲進飲福酒胙凡薦新供品物凡夷差供祭物凡牲果嘉蔬移上林苑供不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一凡市直季支凡供獻果鮮廚料省受之凡器皿移工部造募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宴侍番夷貢使差其等供之凡傳奉宣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其屬四署曰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司牲司收二局隸焉

元人王惲云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典卿漢官也應劭云光明祿爵勲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衆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勲即中令秦始置掌宮殿門户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止掌膳許左丞斷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畧與金同洪武元年正月初八日諭令後但係光祿寺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如肉果之數及諸項物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辦酒須要一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貴物之人照依時估多取十文利息

宣德五年二月行在光祿寺廚士告言光祿寺減外夷供給

之辨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諭禮曰光祿寺之辨不止此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比聞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能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推虛立業積攢人耳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士心感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繫非輕

正統二年諭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杠索十還一二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即官摺帖除齎器皿杠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即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勅宮中六尚司知之

寺中額設銀二十四萬先時止用銀十二萬餘至正德時用

至三十六萬猶稱不足嘉靖中廚役用四千一百名一日傳閣臣面諭曰令無論祖宗時兩宮大分盡省九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聞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謝者十遭洪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閣臣對謂宗時光祿寺除米豆品果外供醞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後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續有餘剩後加添至四十萬近年稍減乃用三十六萬其花費情弊可知而冒費之弊有四一傳收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開其真偽一內外各衙門閣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

而酒飯尚支音一門禁不嚴下人沒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臣查得會典內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員照刷具奏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遇有上用諸物其日於光祿寺取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為查復舊規則諸弊可革矣乃切責該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崇禎十五年三月光祿寺揭報

皇膳每日三十六兩每月一千四十六兩廚料在外又蕉芳靈露飲用粳米老米黍米在外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每

每月三百三十五兩廚料二十五兩八錢懿安皇后同承乾宮

貴妃翊坤貴妃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四兩皇太子膳并廚

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定王永王兩宮每月各一百二

十兩

光祿寺每月冊奏一切內外諸費約用二萬餘兩此余匠户

垣處光祿揭報之數

附載

神宗朝宮膳豐盛列朝所未有不支光祿錢糧彼時內臣甚

富皆令流餚饌以華侈相勝又收買書畫玉器備異謂之

孝順上惟歲時賞賜而已至崇禎禁止一日飲食米糖內豆

奏令御膳監製進士閣一料所費幾何對曰得銀八兩上以

銀三錢令赴市價之須臾以一盒至上分給各皇子公主笑

曰此算須八兩耶

正德中鄭宗仁以太僕卿調光祿卿凡供應俱照弘治初年

例日省百金上喜光祿寺僚呼之為節儉管家